

九彩记^中

杨瑾(月下微尘)◎著

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中总有那么一些最本质的东西是永恒不变的，
其它的所有归根结底也是由这些不变的东西组成的，
最终当一切发展到无可挽回的极至时，
我们面临的选择极其简单也极其困难——非黑即白，
所有的色彩就在这两者之间不断的变化。



同步
发行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改变的不只是阅读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目 录

第四卷 古剑之卷

序	/	251
第一章	危险的旅程	/ 255
第二章	橙绿千幻	/ 265
第三章	夜语	/ 277
第四章	森罗	/ 289
第五章	霜叶	/ 307
第六章	碎宇	/ 325
尾声	/	343

第五卷 歌之卷

序	/	349
第一章	寻常的委托	/ 353

第二章	鬼王	/	363
第三章	心灵之音	/	371
第四章	十日之约	/	381
第五章	首日	/	389
第六章	赠礼	/	397
第七章	强者	/	405
第八章	要挟	/	411
第九章	墓园	/	419
第十章	圣徒	/	427
第十一章	灵威	/	439
第十二章	盟约	/	447
第十三章	同窗	/	459
第十四章	中盘	/	469
第十五章	往事	/	477
第十六章	死徒	/	487
第十七章	梅特罗斯	/	495
第十八章	携手	/	503
第十九章	混战	/	511
第二十章	重逢（全）	/	519
第二十一章	造化（全）	/	527
尾声		/	539

第四卷 古剑之卷

序

“黄帝崩，葬桥山。”太史公一笔为千年之后的桥山带来了无数游人，当然并非所有来桥山的人都是为了瞻仰黄帝陵的风姿，也有那么一些人是为了另外的目的而来，就拿这些正在黄帝陵后十几公里处，一座看起来很普通的荒山废墟中的人来说吧，他们的目的就只是来这里挖别人的坟罢了——至少某个连续失业纪录的保有者是这样理解类似工作的。

吴霜静静地清理着手中的陶器——如果一个只剩下底座和三成外壁的东西仍然可以被称作陶器的话，这是一项十分枯燥的工作，不过这位充满知性美的女子却做得非常专注，又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残缺的陶器终于达到了她满意的程度，看着自己手中的成果，吴霜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干得不错啊，小吴。”和蔼的声音从吴霜身边传了过来，跟着一位慈祥的老人转到了吴霜的身前。

“王老！您什么时候过来的。”吴霜的声音在惊讶当中还带着一丝的喜悦，毕竟对于吴霜这种刚刚涉足历史与考古圈的新人来说，能得到像眼前这位老人一样的权威级人物的夸奖是非常难得的。

“哦，刚来，你做得很不错，好久没有看到像你这么认真的年轻人了。”老人的心情看来非常不错，笑着和吴霜说了几句后还饶有兴

趣地指导了她不少东西，直到……

挖掘场突然传来了一阵杂乱的声音，当吴霜和老人闻声而至时，只见大家正对着一座刚刚发现的石门交谈着。

那是一座十分雄伟的石门，奇怪的是以石门的位置和规模来说，都应该是那种离好远就能一眼看得到的东西才对，可吴霜非常肯定至少自己在这段时间没有看出这里原来还有这种东西，而听周围人的议论他们的情况也差不多。

“我记得这里本来是面墙啊，怎么突然就冒出了这种东西？”

“谁知道呢，说不定是妖魔作祟吧，我记得原来……”

听着四周的人不断小声嘀咕，吴霜的心里也不安起来，她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正相反出于某些特殊的经历，她对于妖魔鬼怪这类东西的存在坚信不移，当下也跟着不安起来，四下看去却意外地发现刚刚还站在自己旁边的王簾老人已经不知何时走到了石门的前面，正激动地看着石门上的“花纹”。

吴霜下意识地目光移向了那些“花纹”，片刻之后却发现那竟然是某种难得一见的上古文字，惊讶之余吴霜也不由得颇为自豪，能看懂这种古文字的人绝对不多而她却正是其中之一，细细看去只见石门上依稀写道。

“涿鹿之战，风云变色，

九黎之首，炎黄至尊，

生死相搏……

黄帝手执盖世神兵大败蚩尤，

定神州不灭道统……

后因此器凶戾不祥封之于斯，

我后世子孙秉心临记勿触此印，

否必引弥天大祸，

使十方世界再无净土，

慎之，慎之……”

就在吴霜分辨那些字迹的时候，一个瘦高的中年人分开人群走了进来，吴霜认得他是这次挖掘出资方的代表——蒙克苏玛特，说实话吴霜不喜欢这个阴冷的人，但既然人家是出钱的老板，那想留在这里的自己也就没有说三道四的权利了。

只见蒙克苏玛特走到了王簌身边，两人低身交谈着，忽然间蒙克苏玛特伸手就往石门推去，王簌脸色大变高喊不要，却已经来不及了，蒙克苏玛特的手触及石门的一瞬间，瑰丽的光华从石门上四散而出。

在这一刻吴霜似乎看到了几个庞然大物在光芒中仰天长嘶，她也似乎听到了蒙克苏玛特诡异的笑声以及王簌恐惧的叫喊，接着她只觉得自己的意识正在光芒中慢慢消失。

“叶子……救我。”

这是吴霜被光芒吞噬前最后的念头。

第一章 危险的旅程

顺味居是一间不错的餐馆，它有着顶级餐馆所需要的一切——美丽的装潢和漂亮的服务小姐，当然也有还算过关的食物品质，但真正让它的生意红火起来的还是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它离当地的政府机关那段很合适的距离，它既让那些大人老爷们免于车马劳顿之苦，也让普通老百姓有了眼不见为净的心理调整空间，总之在这座不算太大的西部城市里，它有着非常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很自然的，进去的人非富即贵。

沈青在这个城市里当然谈不上有什么地位，但是他有钱——比这座城市中的任何一位都有钱，所以他能坐在这座在当地堪称豪华的包间里就不奇怪了，而此刻把几位服务小姐都打发了出去的沈青，正对着手机说个不停。

“也就是说你这一上午还是毫无收获了……我就说嘛，这种事情着急也没有用……什么？你还要再转转？别胡闹了，我连菜都点好了，要知道吃饱喝足才有精力啊，照你这样打听到消息前就挂掉了，好了就这样了，快点过来。”

挂掉电话沈青叹了口气，脸上满是担忧的神色，不过当服务小姐端菜进来的时候，他又换回了那副潇洒的神态。

在沈青叹气的同时，这座城市的某处收起手机的白叶，看着另一

只手中吴霜的照片无奈地摇着头，七天前他挂在脖子上的玉石项坠突然裂开了，这条项坠是白叶的父母留给他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自然让他心疼万分，但另一件事让他更放心不下。

这项坠原本是一对，记得当初他的父亲曾告诉他这玉石叫同根玉，当一块毁坏之后，另一块也会跟着坏掉，当时年幼的白叶受媒体十分到位的宣传的影响，并不太相信这种说法。

日后随着年岁的增长，更把这种怎么听都像神话故事的说法忘到了九霄云外，直到来紫色之韵后，在一本古书中看到了相同的记载，他才相信确有其事，而另外那条同根玉坠已被他送给了吴霜当作友情的证明。

说实话同根玉是相当坚硬的，白叶小时候为了验证其父的说法，曾千方百计地想把同根玉打碎，却始终没有成功，那本古书上也清楚地写着，要想打碎同根玉至少也要有开山裂石之力才可一试，换句话说吴霜所承受的力量至少也有那个级别才对吧。

不过虽然心里非常担心，但白叶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对策，吴霜没有告诉他到底是去哪里，现在即使想去找也不知从何处下手，不过沈青的介入改变了这种情况，自从这对好友因某个事件重逢后，他们便一直保持着联络——或者说应该沈青三天两头地来白叶家串门以消磨时间，当年轻的侠盗知道了这件事后提出了如下的意见。

“我说叶子啊，既然这么担心就去找她啊，你不会是想报警，然后指望依靠公权力去找小霜吧，真那样恐怕连尸体都找不回来呢。”

“别胡说！就算我真报警会有人相信同根玉的事吗……我当然想去找她啊，可唯一知道的就是她跑到西部去挖人家的坟了，中国这么多人到哪去找啊。”

“挖人家的坟？那叫考古吧，好了随你说吧，但我告诉你这并不是什么问题。”

“怎么说？”

“不要忘了我是干什么的，侠盗的工作和考古可是有着很大联系的，你放心吧，有我帮你一定能搞定的。”

于是沈青划出了几个可能的区域，大大地缩小了范围，出于某些顾虑白叶并没有当面向谢紫韵说出这件事，留下了一张字条后，他和

沈青两人便踏上了旅途，不过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几经周折两人却没有得到一丝的进展。

“真是的，小霜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白叶坐在路边看着吴霜的照片长吁短叹。

“咦？这不是那天和你吃早点的小姐吗？原来你跑到这是来找她的。”一个美妙的声音从白叶身后传了过来。

“是啊，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连一点消息都没有，让我担心死了……等一下，这个声音是……”白叶回过身看清来人后惊讶地道：“黄娟！？你为什么会在哪里？”

“这个……是因为突然要到这里出差啊。”黄娟满面笑容地答道。

“真的？”

“当然是真的，不信我可以发誓哦。”

“发誓倒不用了，只要你给我解释一下他为什么也在这里就好了。”说着白叶把目光移到了正在街对面向他招手的赤的身上。

顺味居的雅间里沈青正饶有兴趣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他很清楚不论是黄娟还是赤都是法力通天之辈，可现在却因一个比他们弱小千万倍的家伙的目光而不安地东张西望，这实在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沈青好不容易再次忍住了笑意之后，白叶终于开口了。

“好吧，就算我相信你们确实是因为突然的出差任务和散步迷路才跑到这里来的，那么你们现在应该可以回去了吧。”

“不要这么绝情啊白叶哥哥，我们可是好朋友啊，你不让我帮忙可就太见外了。”

“是啊是啊，叶子，有我们在，出了危险也可以保护你啊。”

本来水火不容的两个人此时的观点却相当一致，弄得白叶头大如斗，求救地向沈青看去，对方却把目光移向了别处。

“我只是去找个失踪的朋友，又不是去和妖魔鬼怪打架，哪会有什么危险啊。”

得不到沈青的帮助，白叶只能孤军奋战，可没想到听到他的话，

黄娟和赤却交换了一个颇为严肃的眼神，片刻后黄娟神情凝重地说道。

“叶子，也许你不信，但这里和别处不同，我敢说最近这段时间里，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比这里还要危险。”

桥山的山道上白叶一行四人正快步走着，此时的白叶并没有心情欣赏四周的风景，也无力阻止三名同伴间那不算愉快的交谈，他的心思全集中到了中午的对话中去。

正如他猜测的那样，黄娟和赤是因他不同寻常的行事方法偷偷跟来的，本来他们只是想在暗中看看热闹——当然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并不介意帮上一把又或私下里搞些破坏，不过当他们到了这座城市之后却觉得这里的事情不大对头，所以在白叶查询吴霜下落的同时，他们则对这一地区进行了探查。

结果发现在以桥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竟然聚集了数以千计的高等妖怪，而整座桥山则被道家的仙符、法阵包裹得密不透风，似乎就要发生某种严重的冲突，大惊之下他们再无心思玩暗中跟踪的游戏，现身出来劝白叶离开这里。

对于黄娟的话，白叶确实觉得很意外，但他并不怀疑这些话的真实性，虽然没什么理由，但白叶相信不论是黄娟还是赤都不会骗他——至少不会在这种事上骗他。另一方面他也很清楚这二位的智慧和经验都非一般的程度，如果他们一致认为是那么回事的话，那恐怕也就是事实了吧，不过就在他开口同意前，沈青却说了这样一番话。

“叶子，你这两位朋友说得确实很对，可你不觉得小霜就在那里吗？同根玉不是随便就能毁坏的东西，依我看相比被一些重型武器毁掉，被法术之类破坏的可能性更大吧，我说还是去看看的好，而且有这两位同行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姑且不说黄娟和赤那想要扒了沈青的皮的可怕目光，白叶听了这话立即决定进桥山一趟，黄娟和赤也只有无奈地跟了过来。

不过虽说黄娟和赤都想把沈青大卸八块，但单就事情本身来说，他们也很同意这个“小偷”的观点，再怎么说是中国考古并不是项危险的工作，那些打文物主意的人所采用的手段通常也比较温和，退一步说即便有些看不开的家伙去明火执仗地硬抢，所使用的最多也只是几把粗糙的自制枪械而已，要说他们手里有那种强到足以摧毁同根玉的重武器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因此尽管他们反对白叶进桥山但却实在

找不到有说服力的理由，只能期望运气够好不要遇到什么麻烦。

可惜白叶并不是一个以运气好而著称的存在，相反他和“麻烦”极为有缘，就像现在他们面前就站着一个怎么看脸上都写着“麻烦”两个字的老道。

“这里现在因某个原因封山，想要游览以后再来吧。”老道不论是语气神态还是所说的内容都相当的傲慢，一看就是那种自命不凡且长期被人奉承的家伙。

“我们有位朋友……”虽然明知道和这种古董级的老人家讲道理是没有意义的，但白叶还是试图和对方沟通，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了。

“看你们也不像外行人，那就给我少说废话！再不离开休怪我不客气！”

“不客气？”见到眼前这个老道如此嚣张，赤再也忍耐不住了，身形一晃已经来到了老道的身前道：“你能把我们怎么样？”

说着一脚把满脸惊异的老道踢得飞了出去。

“长老！”

随着老道落地，十来个身影从树林里扑到了他的身边。

“给我拿下！”

相对于身体的伤害，那颗傲慢的心灵受的伤害更大，失去理智的老道并没有考量这些远不如他的弟子，和眼前这个轻易就把自己踢飞的家伙的力量对比，轻率地下达了命令，而长期的训练也让这些年轻的道士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真的很勇敢啊。”红眸少年的话与其说是赞许还不如说是讽刺，举手投足之间一众道士已经被打得东倒西歪了。

“身手这么差还想拿下我们，是不是太儿戏了？”满面笑容的红眸年轻巧地蹲在老道的前面，那种轻蔑的态度差点把老道气晕过去。

“你！！”

“还这么有精力啊？我看你活着也是浪费资源，我就大发慈悲送

你去冥界好了。”说着红眸少年便待送老道归西。

“且慢。”

随着一声断喝，一把飞剑朝红眸少年直击过来，赤转手一拍挡下了飞剑的攻势，自己也被震了出去，抬眼望去只见一个年轻的道士已站在了老道身旁。

“继常，快把他们拿下！”见到来人老道似乎立刻有了靠山，不但原本苍白的脸色恢复了红润，就连语气也恢复了嚣张。

“王长老暂且息怒，这几位并非奸邪之辈，想来全是一场误会，长老伤势不轻还是赶快治疗来得重要，这里交给继常便可，来啊，送长老回去。”接着不再理会脸上一阵青一阵白的被“换走”的王长老，转对白叶道：“白先生许久不见，不知这几位是……”

“啊，我来介绍……”

看到张继常出现，白叶也颇为惊讶，但说到底彼此也有一面之缘，虽说这道士算计过自己，但白叶心中对他的评价倒也不坏，至少相对于刚才那位老人家来说，张继常绝对是个可以交换意见的角色。

对于白叶介绍的几个人张继常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对沈青他只是进行了合乎礼仪的招呼，而对黄娟和赤他则说出了这样的话。

“张继常见过祝融大神、魔煞天魔，自闻两位铸形重生继常便想前去拜会，没想到竟能在此得睹尊颜，实是三生有幸。”

这番听来甚是客气的言语却听得黄娟和赤大为皱眉，故意提起两人昔日的称谓其用意自非是尊敬而是讽刺，但他们又不好翻脸，一来这番话表面上并无不妥之处，二来他们也不知道这个道士到底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作出这样的言论，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拿不准张继常力量的底线。

见两人没有说话，张继常微微地笑了笑，他倒不是有意讥讽对方，这样做纯粹是为了试探这对昔日的神魔的力量是否恢复了，现在结果很明显，他们远没有得回往日的力量，否则断不会对自己容忍至此。

当然万一对方真就这么打过来也不要紧，他只需要往白叶身后一站，这位男子自然会充当和事佬的角色，既然目的已达，张继常也无意再刺激对方，当下便带着白叶一行人往山里走去。

又走了好一会儿，众人来到了一个营地的入口，只见这里不但风景甚佳，更建起了不少古色古香的精舍，简直就是一幅世外桃源的景象，哪有半分战前的气息。

“这里环境真不错啊。”白叶赞叹地道，事实上一路走来也只有他和张继常做了有限的交谈，姑且不论黄娟和赤对这位年轻道士的厌恶，不知道为什么沈青似乎也同样对张继常全无好感。

“这也算一点小小的臭毛病吧，其实依我看，临时驻地这种东西真没必要弄成这样。”对于眼前的景致，张继常稍显不满地感叹道，可以看出他对这种名门大派的排场并不认同。

“对了，说起来白先生没有和谢大师一起来继常还觉得非常奇怪，原来是去请这些朋友来帮忙，得此强助何惧那些妖魔异类，继常当真是万分感激。”无意在外人面前说自己门派坏话的张继常，把话题引到了另外的地方。

“这好说……”白叶正要谦逊几句却突然意识道了张继常的话大有问题：“你说谢大师！？难道我那位谢大老板也在这里！？”

“呃！？白先生此话怎讲？难道说你和谢大师并非一道？”张继常惊讶地问道。

“一道？啊……当然……当然是一道来的，对了，张道长我突然想起还有些事，先离开一会儿，咱们改日再见。”

说着白叶也不待张继常答应转身就要离开，然而他刚一转身，立刻就像中了石化咒语一样僵在那里一动不动，不过这里自然不会有人向他下石化咒，白叶突然僵硬完全是因为他发现谢大小姐正站在他身后，还用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看着他。

“我说干吗这么匆匆忙忙地走啊，难道我们的白公子做了什么亏心事吗？”说话间谢紫韵已经走到了白叶的身前，双眼“凶光毕露”地盯着他。

“亏心事？哪……哪有啊，我说你不要每次都这么突然出现好不好，会吓死人的。”

“没做亏心事的话你怕什么。”谢紫韵冷冷地道：“你好大的胆子啊！竟敢不和我请假就旷工跑出来！那些驱妖除鬼的工作也就罢了，你弄得我房间也没人整理，花园也没人收拾，饭菜也没人做，这可都

是大罪啊！”

“喂喂，我说老板大人，你不觉得那些驱妖除鬼的工作才是重点吗？再说我不是给你留了封信吗？”对于自己老板这种颠倒主次的言论，白叶觉得相当的无力。

“还敢顶嘴！我说什么是重点什么就是重点，还有啊，说起你那封信我就有气，要去找失踪的朋友告诉我就好啊，难道我会不准吗？我是那种不讲理的人吗？”

“是……”

“你说什么！！”

“啊，我是说都是我的不对，你就大人大量饶了我这一回吧。”知道和这个女人没道理可讲——何况自己也未必占理，白叶干脆地选择了道歉。

“哼，本来是绝不会饶你的，不过……”谢紫韵看了黄娟等人一眼后道：“看在你带来了不少廉价劳力的份儿上，就姑且算了吧。”

对于谢紫韵的决定白叶暗中大呼侥幸，不过另一边的黄娟和赤却不会这么想。

“你说谁是廉价劳力啊，老女人。”赤发出了不满的声音。

“老……老女人？可恶的小鬼，叫你们廉价劳力还是高抬了呢，你们是免费劳力才对。”

“赤，和这种有胸没脑的女人说什么，反正我们又不会帮她，让她一人乱吠好了。”黄娟冷静地说道。

“有胸没脑？哼，那也比你这个洗衣板好吧。”

“你……你……”

“我有说错吗？平原、洗衣板。”

“可恶！！你皮痒啊，赤！我们教训她。”

“就等你这句话了。”

说着两人扑向了谢紫韵。